# 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傷感　不遇　困辱

傷感

稟於命而靜者人之性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故所感者深則悲憤之氣應而噍殺之聲作矣觸類而長其徒實繁若乃周覽故墟追懷古道惜賢者之轗軻痛嘉會

之齟齬思色養而親不待蕫忠事而君靡察以至流離世故契闊家難慘袪遠别之始覩物舊游之地莫不含酸茹恨託辭流詠潺湲而出涕悽慷慨以興歎斯亦志士仁人之所為者已

周箕子武王時以商太師封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城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為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孔子為魯大夫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時孔

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觀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功廣言之又伯牛有疾伯牛弟子冉耕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孔子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聖人受命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其不得見

卦是也

也河圖八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祝斷也天生顔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

窮矣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悲之耳又

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霑袍又孔子蚤作

也起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欲人之怪已歌曰泰山其頽乎泰山

衆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

句喻之萎病也旣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

詩云無木不萎

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

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臯魚不知何許人也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也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髙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也少擇交游寡於親友老而無托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吳起仕魏爲西河守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使人名之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起曰竊觀公之意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雪泣應之曰子不識也君始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魏國從此削乎起果去入楚有閒西河入秦

漢賈誼雒陽人楚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誼爲長沙

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司馬遷為太史令遷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李陵為騎都尉降匈奴昭帝時蘇武歸漢陵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揚雄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

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後至侍郎

劉向本名更生元帝時為給事中宦者石顯誣譖大中大夫給事中張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擿謂指發之也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興謂比喻也

後漢梁竦字叔敬兄松為太僕免官懷怨望飛書誹謗下獄死竦坐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

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

楊終蜀郡成都人永平中為校書郎坐事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毋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

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宦臣專執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蜀廖理切救立為長水校尉諸葛亮表立飛毀衆臣廢立為民徙汶山郡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李平本名嚴為前將軍建興九年諸葛亮軍祁山平督運事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説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亮表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嘗望亮當自補復策後

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晉嵇康仕魏為中散大夫恬静寡欲寛簡有大量與吕安友善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後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與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阮籍為步兵校尉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繇徑路車

迹所窮輙痛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

王戎為司徒嘗經黄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昔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庾敳字子嵩爲陳留相永嘉末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𩀱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鵩鳥也

周顗字伯仁元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王導初過江每至暇日與人士相要出新亭飲宴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衆皆相視流涕

羊祜鎮荆州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爾

愍懷太子既爲賈后所害其後立愍懷太子子臧爲太孫之東宫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宫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收泪焉

王承爲東海太守尋去官東渡江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殷浩爲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爲庶人徙於信安縣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

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繇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歸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之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習鑿齒爲大司馬桓温别駕忤温旨左遷戸曹參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别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

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

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瑮瑮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於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我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桓溫為征討大都督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

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後趙石韜季龍子也封秦公韜素知天文覩黄黒雲貫日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卜當有刺客起扵京師不知誰實當之是夜韜讌其僚屬扵東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

宋毛脩之爲安西司馬沒于後魏爲尚書後朱脩之繼沒亦爲太武所寵脩之相得甚懽問脩之南國當權者爲誰脩之答曰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韝到門耶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訊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亢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

沈璞爲盱眙太守元嘉三十年元凶之立璞乃號泣曰

一門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

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元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

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

梁沈約初仕齊爲文惠太子家令武帝時為尚書令領

太子少傅嘗侍讌有奴婢師是齊文惠宫人帝問識座

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

酒

何裔累遷左民尚書後辭職去初何氏過江自晉司空

充並葬吴西山裔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七十二

裔居於秦望山年登祖壽乃移還吴作别山詩一首言

甚悽愴

陳江總為尚書僕射與鄱陽王伯山長子君範友善國

亡君範與宗室王侯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並配

於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至是總贈範書

五言詩以叙他鄉離别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

誦之

後魏劉昶宋文帝之子也前廢帝子業立懼禍來奔尚平陽長公主拜侍中昶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皆歛容涕泗悲動左右後太和中孝文遣諸將南征路經徐州哭拜母墓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横流三軍感歎太和十七年春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涕不已因奏曰本朝淪喪

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孝文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

蕭綜梁武帝之子也梁封豫章王自徐州奔魏不得志嘗作聽鳴鍾悲落葉辭以申其志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董紹為賀抜岳開府諮議叅軍永熈中岳携紹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渴飲出黄河寧謂胡隰下復聞楚客歌後為宇文黑獺所殺

元暉業景皇帝之玄孫孝静帝時以時運漸謝不欲圖

全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
狐兎鬱縱横
宋道璵爲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臨
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
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懐璧憂余有當門病
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
北齊廣寧王孝珩國亡至長安為開府縣侯後周武帝
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

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後周薛憕本河東汾陰人也文帝即位初拜中書侍郎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嘗有戚容

隋爾朱敞榮之族子也齊神武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宮中年十二自竇中走因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獨坐巖石之下泣然而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西歸於周後

至徐州總管

裴肅仕周為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嘆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悦繇是廢於家

常得志京兆人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

盧思道為太子舍人司徒録事每居官多被辱後免歸于家甞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

度自直大業中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

唐唐衢鄭人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巳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終不登一命而卒

後唐馬郁在莊皇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歔欷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塟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已来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東懐嗚悒竟卒於太原

晉趙瑩為中書令虜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彦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僞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於幽州

塋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不遇

春秋之際禮樂喪壞列國爭霸賢者不遇故宣父之言曰鳳鳥不至河圖不出吾已矣夫盍困於歷聘不得行其道也若乃望庶幾而出晝謂濡滯而見譏初學少年

被毁於豪貴不脩威儀多為於排抵矧復坐衣冠之不整為饑寒之所斃者哉

孔子適齊齊景公欲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孔子去陳適衛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

(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又靈公問陣於孔子(軍陣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然亦卒不行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後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晝齊西南近邑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曰士於此事不悅者以尹士之言告孟子曰夫尹士安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爾何汲汲而

驅馳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改復招還我矣夫出晝而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漢馮唐景帝時爲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官乃以子遂爲郎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名以爲博士時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説皆誼發之於是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絳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

（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後漢桓譚沛國相人也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抵哀平閒位不過郎光武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其後會議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如何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馮衍京兆杜陵人也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毁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狠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畧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毁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

晉王沉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

釋時論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

任旭為郎中州郡舉中正固辭歸家元帝中興遣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名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止咸和二年卒太守

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

梁張齊字子亨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常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

後魏沈嵩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饑寒未幾而卒

隋敬釗為繁時令漢王諒據并州反釗不從為賊所陷釗抗節不撓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宫代州長史柳

詮司馬崔保山上其狀付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

孫萬壽髙祖時為滕穆王文學坐衣冠不整又為宇文述典軍書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於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繇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成至京盛為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書壁而翫之

唐杜甫本襄陽人也爲右拾遺房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樵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後依嚴武於成都武卒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麄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及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難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因游衡山寓居耒陽卒

崔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又供給豐贍中宗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趙驊為倉部郎中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需省官身在郎署出常徒步官既多在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識者為之歎息德

宗建中四年涇原兵叛騂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贈華州刺史

後唐司空頲貝州青陽人舉進士不第退之中條山依司空圖圖以宗姓㫖授為文刀尺薦托於朝屬三輔大亂乃還鄉里

竇受徵初登進士第謁孔勍於襄州處之賓席然薄於禮遇無正銜鬱鬱不得志無幾離職

困辱

夫鷙獸罹乎網罟則不能奮攫噬之威應龍潛于污潢則不能效神靈之用乃有負王霸之畧躬明哲之屬命不我與時無已知困於石而若愚辱在塗而無告阽危顛躓殆無所容及夫遇明哲之君丁好賢之世奮庸廊廟之上預議搢紳之列銘勲於鍾鼎垂譽於簡册則蹇剝之患庸何傷乎是知處困而亨先賤後貴者士君子之常也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初與子糾奔魯齊桓公之入齊

也使鮑叔為宰鮑叔曰臣不若管夷吾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為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患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授與齊使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沐之

董叔晉大夫也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維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而學成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醳音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

書遊説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是矣

孔伋魯人字子思嘗困於宋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説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

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

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妻苦之苦厭也乃晨炊蓐食未起而床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自絕去淮陰少

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劒怯爾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季布楚中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迫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廣柳車喪車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魯人後至河東太守

後漢度尚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後至荆州刺史

李充陳留人家貧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後後至侍中

蜀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吳

大帝乃以裔為益州郡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趦趄不賔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縳與吳於是遂送裔於吳

彭羕字永年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毁於州牧劉璋璋髠鉗羕為徒隸後至江陽太守

晉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

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劉琨元帝時為太尉既為段疋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别駕盧諶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竒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張天錫為凉州刺史歸晉為散騎常侍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甞延致

之以爲戲弄

梁吉士瞻爲鎭軍司馬少時甞於南蠻國中擲塼無禮

褰露爲儕輩所侮

後魏陰世隆初在凉州之日與鄉人索敞文學相友世

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

掠爲奴

北齊高昂初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聞而惡之密令

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雒以昂自

隨禁於馳牛署後至司徒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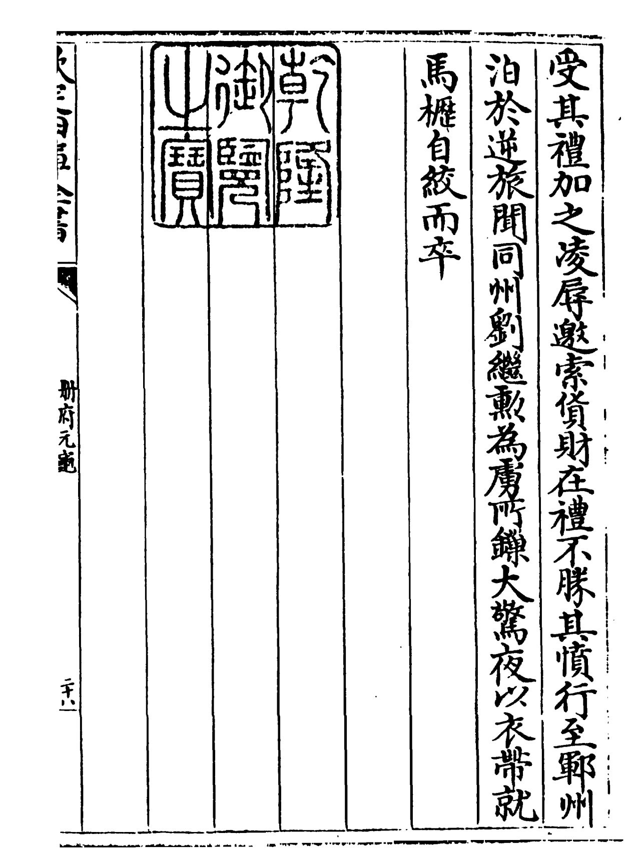
魏收初仕後魏為兼通直散騎常侍司馬子如薦收名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

唐馬周字賓王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酒不以講授為心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乃拂衣游於曹汴復為浚儀令崔賢所辱周遂感激西游長安後至中書令

李進代宗初為工部侍郎竇應元年五月德宗為天下兵馬元帥平河雒以進為叅佐時元帥在陜兼統蕃兵回紇恃功而驕恣狠戾進與中書舍人韋少華皆爲皮鞭所辱進數月病瘡僅以全生

後唐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少去鄉里客奉天為市吏數爲鎮將所辱

晉趙在禮為永興軍節度使契丹亂華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拽剌等在雒下在禮望塵致敬蕃酋等倨




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鄆州
泊於逆旅聞同州劉繼勲為虜所錄大驚夜以衣帶就
馬櫪自絞而卒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桑　奐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寡學　虛名　妄作　愚暗

寡學

温故知新好問則裕為學之益蓋君子之所急也乃有愚昧成性宴安任己靡思時習之義不念將落之刺懵厥古道束於常見繇是言致無稽之誚動成踰矩之咎

為儒者之所恥曷士林之可預古人有言曰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蓋謂是矣

宰予字子我魯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也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吳滕脩為廣州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

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

晉蔡謨為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

虞嘯父為侍中孝武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温鯯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唐蘇良嗣為荆州都督郭下舊有河東寺後梁宣帝為

其兄河東王譽所立也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繇是議者譏其學之不博也

蕭炤為户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炤讀之曰蒸嘗伏獵炤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炤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繇是出為岐州刺史

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

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王鍔為太原節度使嘗讀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後唐李鏻為宗正卿初趙州昭慶縣有神堯之祖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莊宗践祚之後宗正司條奏陵園故事請置建初啓運陵臺令許之時有偽稱宗子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投詣宗寺為聞喜令

宗正少卿李璦莫測其繇憑百姓偽書即面補之其人既至本處招庇百姓以為部曲出入建絳旌豪視長吏復侵奪近墓民田百餘頃言是陵園壖地百姓詣府陳訴州府不能辨疑乃具狀奏天子下公卿訪丹陽竟陵故事是何帝陵寢遂檢列聖陵園及追封録太子諸王尊號者皆無丹陽竟陵之號其偽百姓宗正司吏皆伏法璦鏻以不閑故實謬補姦人鏻責授朝散大夫司農少卿璦責授朝議郎守太子中舍丹陽之地北在南方

竟陵之名六朝故事鏻等不知書故也

李琪為太子少傅明宗天成末既平定州自汴還雒琪為留司官班首奏乞於偃師縣奉迎而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賊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賊李琪罰一月俸史臣曰大駕還京留司官出城奉迎載於典禮李琪好動移班師稱中山為真定蹤人之詞俱失實也

馬縞為國子祭酒時年八十餘形氣不甚衰而於事多遺忘嘗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

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於令文諸博士駮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令遽上疏駮令式罪人也

周盧損為太子少保致仕損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髙情逺致自許儕類之中務欲自勝然學涉不博以此為人士所薄

虛名

夫名浮於行聲過其實先民用恥小人爭騖蓋繇不純其德務飾其詐身為斧藻言生枝葉茍合於世寖以成風大則朋扇相髙日彰浮稱次則矜持自用徒衒譔聞詭誕則多循實何有或誤聽而進擢或從權而委任罔獲攸濟終敗乃事是知膠柱鼓瑟詎能合變畫地作餅不可以啖者矣

漢東方朔為侍郎詼諧逢占射覆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

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與朔同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喜許吏反為去聲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

王成為膠東王相宣帝最先褒成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

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魏鄧颺為中書郎颺少得士名于京師與李勝等為浮華友與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文帝疾之

文欽為將好自壯勇髙人頗得虛名于三軍

諸葛誕為御史中丞與尚書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蜀許靖為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

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諸葛瞻以丞相亮之子為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

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於實

晉王衍為太子中庶子衍既有盛才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謝萬太傅安之弟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後至豫州刺史

王綏字彦猶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後至冠

軍將軍

宋劉休為南康相善言理體而在郡無異績

後魏和跋為龍驤將軍累遷尚書平原太守道武寵遇跋冠於諸將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衒曜於時

劉仁之為御史歷西兖州刺史善候當途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姦吏縱一孤寡大言自示賍己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

唐房琯為吏部尚書平章事肅宗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好賔容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于敗

後唐張文禮初為鎮州大將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兵家方畧唯於儒卒中誇誹上將自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兵機以此軍人推為良將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在梁朝時以㦸刺篇詠出入于

内臣之門緜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為李羅隱

妄作

古人有言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故感於哀樂而造其端緒茍非侈靡閎衍周通博達豈能為學者之所宗乎乃有不祖述於前典妄穿鑿於聖意言涉鄙俗義多詭詐雖確然自是而行之非遠布諸後世良可媿焉

漢孟喜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郗獨傳喜

郗與脉同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絶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賔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荄兹也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賔妄為說耳荄兹言其根荄方兹茂也荄音該又音皆賔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心不服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後賔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仞亦名也仞音仭以此

不見信

晉衛瓘為司空為左思作吳都賦叙及注叙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束晳為尚書郎嘗為勸農及䴵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

後魏張吾貴中山人年八十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别構户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

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来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辨能飾非好為詭說繇是業不久傳

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為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

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
北齊劉晝渤海阜城人河清初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嘆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孝昭

武成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

採

石曜為黎陽郡守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

隋張仲讓為太學博士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

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

竟坐誅

唐東方震德州人玄宗開元十三年與鄭帝臣獻書詞

理虛矯徙於道州

南次回為國子監學生肅宗寶歷元年進皇帝親學圖一軸初太學博士李涉狂妄誘生徒上疏請親臨國庠因有詔令畫圖以進事尋不行

後唐王思同初仕莊宗歷典諸軍至都將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知柔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着頭其可笑詩句皆此類也

晉崔居儉為户部尚書其先自後魏至唐推為甲族吉凶之事自著家禮與盧鄭不同但浮薄是務淳儒惡之

愚暗

夫愚暗之徒與賢知並生于世亦猶樗櫟之與杞梓瓦石之與珠玉也故含英炳靈者為賢知積汚蘊濁者為愚暗則有罔達人情靡周世務動為欺紿靡達變通至乃畏乎影者見月而却走失乎劍者刻舟而待求取柳葉以自蔽謂南金之可食其底滯之性有如此者其或

應對失指率履過中言有遠於典型動必為於嗤笑紀
諸竹素良足憮然

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季至士在内中妻患之乃
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
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李曰吾見鬼
也李婦曰為之奈何然取五牲之毛浴之李曰諾乃浴
矣

涓濁梁夏首之南人也其為人愚善畏明月而宵行宵

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

公孫綽魯諸孫也嘗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楚人有涉江者本不載姓名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不亦惑乎

宋人有耕者本不載姓名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頭而

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為宋國笑

後漢劉玄王莽末為緑林渠帥號為更始既至長安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

董卓獻帝初自為太尉領前將軍及逼帝遷都長安卓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于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谷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後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

有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不悟

公孫瓚為遼東太守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以童謡之言徙鎮易縣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瓚慮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子七歲已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叛胡于塞表掃黄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揮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後為袁紹所敗

魏毛嘉以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位至散騎侍郎

曹爽為大將軍與鄧颺何晏等專亂朝政司馬宣王將

討之正始十年車駕朝髙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雒水浮橋奏請廢爽等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大司農桓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會宣王使許允陳太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㫖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雒水為誓爽信之罷兵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爽父真字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爾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爽兄弟歸

家勑雒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反數日乏匱尚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粮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顧愷之為桓温司馬參軍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及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瞻每遥賛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常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

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

庾條為臨川太守條冰之弟翼之兄而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禄位不至

宋趙倫之為領軍將軍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豐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禄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

劉義綦襲封營道侯凡鄙無知識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甞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

戴法興後廢帝時為越騎校尉尋免官鄉里賜死於家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録其鑰

王懌侍中琨之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

南齊劉道隆爲右衛將軍時謝超宗作商淑儀誄奏之
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道隆在御坐出候超
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
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
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
去
熊度初爲武陵王贊中直兵沈攸之過郢州度於城中
樓上罵辱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及事寧度功居多後

見朝廷貴戚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其戇如此

張敬兒為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知也後為散騎常侍不習朝儀聞當内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空中俯仰竟日妾侍竊笑及時拜開府儀同三司謂其妓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為鼓聲又於新林慈姥廟為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

梁柳津為太子詹事雖乏風華性甚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奏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張仲子竟陵人繇其子興世致位給事中及興世為雍州刺史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

胡僧祐為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强賦詩文辭鄙野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

蕭應廬陵王之子應不慧父薨至内庫閲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何敬容為左僕射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茍小為文容字則大為父小為口陸垂戲之曰公家茍既奇大父亦不

小敬容遂不能答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後魏翟黑子封遼東公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首與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己而反怨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宜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為太武所踈終獲

戮死

宋鴻貴為定州平兆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决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酈約性多造次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饑寒

北齊庫狄干為太宰封章武郡王不知書署名為干字

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

尉瑾為右僕射閨門穢雜為世所鄙然亦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

孫搴為散騎常侍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温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

不為誓事可知矣

唐韓簡為魏博節度使封昌黎郡王而性麤質毎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絶倒

高霞寓為邠寧節度觀察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無節制之材始因隨吐突承璀東討遂累得任而又好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詞俚語日聞於人竟不自悟以至

於卒

張仲武武宗會昌中為幽州節度使教其民曰凡為牛馬羊豕之類必先擇其牝之大者則其種亦大乃自指曰吾所以形貌大者繇母故也

趙道興為右武候將軍其父才居是官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道興甞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令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為朝野所笑傳為口實

後唐盧程為莊宗太原府支使莊宗甞於帳中名程草

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閑筆硯繇是文翰之選不及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士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廪出納程訴於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圖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為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

晉康福為秦州節度使福無軍功屬後唐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為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

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懵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為爛奚因叱出之繇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武皇父来自金山府一日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正沙陁也聞者竊笑焉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四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知舊　贈遺　託孤

知舊

傳曰人惟求舊又曰久要不忘蓋古之君子義重雅游或相善於膠庠或比居於邑里歲月其邁窮達以殊而能推引其材贈問以禮患難相濟終始不渝展其誠心

敦彼雅俗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是之謂與

魯季友如陳葬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

漢司馬相如歸成都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遂達也）来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所治都之亭）臨卭令繆為恭敬（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僮謂奴）程鄭亦數百人（程鄭亦人姓名言富亞王孫者也）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具謂

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名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卭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强往示衆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皆傾慕其風采也後為孝文園令

後漢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

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嘗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譏唯勃能終焉

魏孟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荅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于公威也

杜畿為河東太守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固字也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駡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嘆曰

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杜贄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贄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儉復答詩贄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曹嘉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

蜀關侯為盪寇將軍與魏將徐晃宿相愛關攻曹仁于樊曹公遣晃救曹仁關與晃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

事須曳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者賞金千斤關侯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

趙雲爲牙門將軍與魏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

劉巴字子初始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不得反遂遠適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繇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

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輙以咨訪

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篤于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䘏恩好如初

吳滕胤伯父耽父胄與楊州刺史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耽至車騎右司馬胄太帝待以賓禮胤

至丞相

嚴畯為衛尉廣陵劉潁與畯有舊潁精學家巷大帝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為零陵太守卒官潁往赴喪帝知其詐病急驛收録畯亦馳語潁使還謝帝怒廢畯而潁得免罪

王導為丞相咸和中衛玠改塋于江寧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内所瞻可脩溥祭以敦舊好

梁陳伯之為江州刺史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隮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别駕永忠記室參軍

後唐王延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同鄉里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就改郎中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

趙鳳初落髮為僧與遊方者雜處至太原頃之劉守奇歸莊宗周德威軍於涿州莊宗命守奇軍佐之鳳鄉人

從守奇弃梁梁用守奇為博州刺史表夙為判官

劉贊初仕梁為租庸廵官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鄉黨表為鹽鐵判官

李崧始辟鎮州范延光管記與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伐蜀有舊擢為拾遺俄而延光入代安重誨為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為本院學士

韓惲明宗天成初改祕書監俄而馮道為丞相與惲俱莊宗龍潛佐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

尚書

周申師厚少為兖州牙將與王峻相善洎太祖登極師厚以峻為樞密使無輔相每旭旦于峻馬首望塵而拜訴覊旅乞任使久之偶西涼請帥太祖詔宰臣擬議訪諸率府率供奉官之間竟無願者峻遂以師厚奏之太祖曰西涼陷在西戎不欲强之兾從人所欲峻問師厚曰爾領一節制可否師厚駭愕之亦不之信峻以其事諭之師厚欣然求往翊日制下不宣于朝遽得環衛之

任俾鎮西凉錫賚繒帛馳馬旌節以遣之

張義為監察御史廣順二年十月賜緋魚笏王峻之奏也義唐三司使延朗之子也峻甞事延朗故有是請

贈遺

周禮君有匪頒臣有好予故贈遺之義存乎典制乃有因締交之厚持出境之歡或旌其臧謀或重其高節中雅素之旨表軫卹之心是亦非主乎財蓋成於禮而已然則妄與之誡先賢所惡私受之責良吏攸記故知介

潔之士亦所慎焉

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昭屠伯衛大夫也魯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晉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言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

韓宣子晉大夫也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趙孟晉大夫也越圍吳趙孟使楚隆至吳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問迂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季康子魯大夫饋藥孔子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公西赤字子華孔子弟子也子華使于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非冉有與之太多原思為之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九百九百斗辭讓不受子曰毋祿法所得當受不讓以與爾隣里鄉黨乎五家

為隣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太重比于門人恩為偏頗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孟子名軻鄒人也弟子陳臻問曰前日于齊王餽兼金

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兼金好金也其價倍於惡者故謂之兼金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為之贐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戒有備戒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聞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若于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漢陸賈為太中大夫吕太后用事以病免為丞相陳平晝謀交驩太尉周勃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

司馬相如與妻文君歸成都文君當壚賣酒之處壘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髙形如鍜壚故名壚耳雜作卓王孫文君父也恥之為杜門不出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更互也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

故倦遊倦疲也言疲厭遊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後至孝文園令

李陵為騎都尉戰敗降匈奴見蘇武陵惡自賜武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徵為侍御史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

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晉孔沉字德度累辟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

宋褚叔度為廣州刺史以黷貨免還至都凡諸舊友有

一面之欵無不厚加贈遺

王弘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

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郭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南齊袁彖為安西長史庾易有高尚之節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

以連理杭竹翅書格報之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

後魏李元忠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練其見賞重如此

爾朱榮父新興高祖時為右將軍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

唐陸贄為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縣壽州刺史

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及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侍喪於河南豐樂佛寺四方以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受惟與劍南節度使韋臯布衣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輙稱詔以受之

李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為魏博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以玉帶寶劍與深州刺史牛元翼遣使謂

之曰吾先人嘗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此劍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宜用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

託孤

夫以篤信行義顧惟君子託孤寄命亦在知人傾腹心於生平之日奉然諾於緜邈之期身䰟有主遺育不孤豈非信乎可謂仁矣求諸千載其人蓋稀風烈所存贍詠何已

申舟楚大夫也楚子使聘于齊楚子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至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北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樂祁宋大夫也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欒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欒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欒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欒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

趙朔晉大夫盾之子也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盾已死矣欲誅其子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絶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朔程嬰公孫杵臼之藏其孤趙武也厥知之晉公病卜

大業之不遂多為祟韓厥稱成季之功令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之田邑

漢趙貢為琅邪太守行縣見不其丞薛宣甚説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贛君薛宣字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為丞相除贛君兩子為史

後漢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

道乃把臂曰欲以妻子相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見堪堪後為漁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後至尚書令

魏蒯越字異度後漢時為章陵守封樊亭侯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及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蜀馬超為左將軍臨歿上疏曰臣門宗三百餘口為孟

德所誅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徽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

餘無復言

晉王恭為平北將軍兵敗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為姑

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

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弔

祭焉

南涼禿髮傉檀僭號涼王後秦姚興與涼州刺史王尚遣

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吕光時自河湟太守入為尚書

郎見僔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放逸氣淩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僔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氷鏡之明乃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僔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察與謝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饗禍集將隨灰壤族子䁐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固不足仰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夜卒勅賻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勅長給衣糧

唐孫思邈見太子詹事盧齊卿於童幼齊卿請問人倫

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

册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五